

丹陽縣續志卷之二十

藝文

頌

皇太后六旬萬壽頌

謹序

王英冕

皇帝嗣位之二十年歲躔之次

謹案恒心有歲差堯時冬至日在虛則建午之

歲木在鶉火星張之次今時冬至日在箕則建午之歲木在壽星角亢之次

恭遇皇太后六

旬萬壽輯祉綌嘉蘇雖枕被薄海內外胥承輝載景翽

祥抃豫臚愉欲愷詠敷亏仁壽之宇臣聞古帝世孝昊

霸瑞日觴鼎壽王錫類蒼神眎日金策皇帝竺性亶厚

芑德聿爨位祿申其大孝景鑠延其舅祜將率臣工兆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一

庶外夷屬國行祝釐之亂甚盛典也欽惟皇太后方祇  
降生圓精應符誰誰柔蕭出則憚憚克敬出度珩佩在  
御發音中詠綸組方飾動容成紀陳詩展義則徽音允  
嗣顧史貽惠則睿問方流業既專光軒曜之舍表月房  
中之樂逮乎文宗上賓毅皇纘緒粵西小蠢跳梁未已  
皇太后謚謨邃慮宵旰剴洩任賢勿貳潛授席略然後  
策力雲會指麾雷厲洞庭既破三苗就俘劍閣不守劉  
闢授首逋寇均獲黎萌永艾吳越父老復睹漢官之儀  
淮楚士卒行唱鐃歌之曲既而逆回不靖新臺薑發迺  
命上將出師鹵征摩旗黃蘆出岡飲馬青海之源豢乃

鏤祁連梁玉河微鄂羅關伊犁先聲所及罔不披靡文  
崩立柱交趾云定武侯攻心南人不反大荒屏息厥角  
請臯展宇廊坊里踰二萬斯皆皇太后運籌宮庭遠馭  
遐楫方召是簡知人則哲且夫臣指神攝往見機楮上  
聖之明也長道宏略審物量執周通之智也繫古先后  
昭亏史策蹈和納順易導也躬祥膺慶易豐也承宗敬  
祀易則也景胄尊訓易繼也揆厥所元終都攸率未有  
殊尤絕迹可攷亏今者也然猶衰芳猶狂嘉名惠問敵  
亏今茲休聲姚乎來許洪我皇太后惠旣如彼功又若  
此超逸曩籍懿鑠往載用迪毅皇蔚成中興之治又翼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二

我皇上十有六年然後復子明辟聿行歸政之典端居  
璇宮怡菽甌龢亏今四年厯禡是適甲子六十旬將復  
始越自今綿綿繩繩積旬爲秭融珣紀亏億萬斯年猗  
與盛已謹倣疋詩爲十有八章用颺言后太后順祐延  
禧錫福兆惠之懿曰泉我皇上太孝尊治萬方承祉之  
鴻德焉其書曰

坤元降霸胎炎孕黃恩齊惠音翼我嗣皇章一 嗣皇穆穆

承訓叶矩大孝備矣聿壽堯母章二 堯母昌辰焉逢出年

歲差是正壽光出焉章三 惟此壽光嘉徵粵符呂引呂延

悠久是尊章四 仁壽燾覆旬亏四極含孳响潤無思不服

五 嗣皇之初夏黠睽睽伺我哈薩窺我伊犁章六 迺運神

筭迺命元老洒蕩虜跡復我故道章七 亦越壬午佛郎鴟

張進窺安南思启迺邦章八 安南我屬世職朝貢大邦字

小曰仁與勇章九 既命武臣討軍簡徒殲之基隆醜夷迺

逋章十 高麗屏海倭奴思破伊川戎處河東秦守章十一 睿

鑒識遠簡使持印申諭大誼狡焉永絕章十二 恭儉惟德

武略允昭安內攘外八方俱朝章十三 泰西通譯獫狁互

市地圖環達甸九萬里章十四 奇肱飛車越南螺舟奇費

致貢疾亏傳絕章十五 四夷來賀一人有懌士抃亏朝民

禱亏室章十六 甲子六十俶落軒轅萬有千歲如環無端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三

十七 升恒徵象對時昌阜小臣 作頌擗秬誦首章十八

考

孔子題吳延陵君子碑考 王英冕

孔子所題延陵君子碑有三一在江會申港一在丹陽

延陵鎮一在丹陽古驛壽其文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

之墓吾邱衍學古編謂申港碑君子作季子非也宋劉

昌詩盧蒲筆記京口十字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

而季子作蜀攷篆文皆無之尋曾旼元豐中編潤州類

集乃曰君子之墓季仲殊題季子廟詩曰溪邊君子墓

始悟為君子非季子也然攷三碑皆非孔子所題原本

蓋歷代綿遠原碑殘闕唐開元中勅殷仲容摸搨之宋  
崇甯初常州郡守朱彥刻石丹陽延陵碑則代宗大  
歷中潤州刺史蕭定已摹殷本泐石碑會並有張从申  
書是延陵之碑實先于申港矣古驛痔則又後人摹蕭  
本重刻者也數千年來多疑其僞歐陽永忬集古錄謂  
孔子生平未嘗至吳不尋親銘季子墓且其字特大非  
簡牘所容孫何碑解亦目爲俚俗相傳趙明誠錄古金  
石多至二千而此碑不與吾邱衍學古編謂古法帖只  
有於乎有吳君子六字今碑妄增延陵之墓四字餘如  
黃長睿董廣川諸家均謂非孔子書近人孫星衍則斷

爲嬴博閒物謂當分三句讀曰嗚呼句有吳延陵君句

子之墓句諸家攷辨紛紜迄無定論蒙謂是碑固係蕭

朱筆勒之本然原碑實爲孔子所題其証有十夫永叔

曰孔子未嘗至吳疑是碑爲僞其信爲眞者率皆引越

絕與吳越春秋兩書爲證越絕云句踐伐吳霸關東未

幾躬求賢聖孔子从弟子七十人奉先王疋琴治禮往

奏吳越春秋云越王旣霸關東孔子从弟子奉先王疋

琴禮樂奏于越時吳地盡爲越有因據二書爲孔子至

吳之證不知越滅吳霸關東時爲哀公二十二年後孔

子已卒亏哀公十六年安尋有至越之事是不待辨而

自破者

蒙

攷馬驢繹史引吳越春秋云夫差聞孔子至吳微服觀之或人傷其指王怒欲索或人而誅之子胥諫而止此則孔子至吳之明證歟夫差君吳之日正孔子周游四方之年時勢符合必非假託雖今本吳越春秋無此文然馬驢博古當別古本可據其證一也陶淵明季札讚云孔子戾止爰詔作銘崩明去古未遠必有所攷證而云然或親見夫子所題原碑斷非苟信俚俗妄言之者其證二也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常州江會縣下引史記太伯世家注云季子冢在旣陽西孔子過之題曰延陵季子之墓今本史記註雖無是文疑樂史據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五

古本引入其證三也張燕公謝碑額表云孔篆吳札之墳卽指是碑燕公在殷仲容摹搨以壽必親睹孔子所題原碑見非僞作其證四也淳化閣帖載魯司寇仲尼十二字云烏延陵博邑有吳君子之墓呼其字大不逾寸簡牘可容文雖小異殆卽是碑原題之本而殷仲容蕭定朱彥轉相傳搨摹寫略誤或擴而大之均未可知要可見是碑之非僞其證五也或謂墓碑非古孔子述而不作不應有是不知孔子尙有比干墓題字其文爲殷比干墓四字在汲縣是非墓碑乎其證六也或謂孔子時皆蝌蚪書非大篆而碑乃大篆必非孔子書不知

大篆乃周宣王史籀作說文序史籀箸大篆十五篇其證七也唐李易冰學嶧山碑尋孔子所題季子碑而後變化是可見其非僞其證八也是碑舊已斷斷而爲二明季忽一夜靄雨碎石復完斷裂處爲灰瓦所填皆白痕久之化成紅暈今幾混合無迹可見聖人遺蹟神靈呵護決非僞作其證九也十字之中辭約意博言簡情深宛然春秋之筆有非聖人不能及者明都穆據此謂非僞作其證十也故一統南畿志諸輿地書均載之而張仲紳黃伯思鄭峯易繆文貞諸家俱定爲真或謂古人書石以刀後人書石以筆刻痕銳延陵碑字畫銳而

不刊斷非秦以狩物此論雖極精細然是碑本非秦以前物明係蕭朱摹刻以筆書者若孔子原題舊本自當刊而不銳固可以理信者然則大聖遺蹟豈後人所可妄爲擬議哉

記

重濬九曲河碑記

凌焯

九曲河南注運河北受江水中峙嘉鳳兩山隨麓滌洄河以是名長七十餘里漑兩岸良田千餘頃歲久淤涸江潮不得入灌溉竭車戽山水不得出高原沈汎濫民苦之慨無樂歲於是有開濬之役始於丙戌仲冬成於

丁亥季春積患既除父老以法不病民而河塞之由能道前人所未道於以得歲修之法也請泐貞珉以昭來許余嘉其意因濡筆而爲之記康熙間因河關濟運特設陳家橋嘉山兩閘以資啟閉屢蒙發帑興修嘉慶初改爲民辦按畝派工工之難易田之多寡爭執不休致議甫倡而訟隨結迨有司釐剔既清窮檐困頓已極督率工作子婦雜糅雖欲不草率而勢有所不能嗣後議開輒以訟止於今蓋七十餘年矣余廉得其故商諸父老請於上台改按畝派工爲按畝派捐畝捐錢二百四十文分三年帶徵集夫開濬民捐民辦官爲督率父老

計一年之熟所贏已浮於所捐而又得免越畔工作爲累訖事之成絕無間言則向之所爲難易多寡欲藉口而無從耳夫此河之塞疇不曰由積潮停沙余履勘全河包港口外有攔門沙一道而口內反深雖極涸亦通舟楫入內漸淤至嘉鳳兩山間益甚僅留河影一線山南漸與山遠水又漸深倘淤由停沙則塞當自口始山水若是之旺則有山處應受刷最深翻覆思維不得其故及山間開見泛沙始知致塞者在此不在彼蓋山水力能敵潮而不能止泛有泛卽坍留者墊高衝聚口外者成沙急溜遇沙倒捲成深因請機器船併去攔門沙

俾水得直出而河流始暢日後若能在泛坍處逐年設法疏除使隨流入江則工甚省而塞亦可已也此役之成成於周大銀台在京兆尹任內撥助銀三千兩陳觀察借款濟急而又撥助機船工薪與郡尊主持之力督帶機船者張錄事在工總其成者陳廣文而陳此河之利病於銀台因得助款者汪紳毓慈各段董襄贊亦無不盡力也全工計土十七萬數千方原估該錢三萬五千餘緡沾水利之田共十一萬六千三百六十畝有奇所捐併銀台之款如其數力求撙節工畢共用錢二萬五千九百二十餘緡所餘之錢擬請諸上台采息爲此

河歲修經久之費周銀台名家楣宜興人陳觀察名欽銘福建侯官人今常鎮通海兵備道郡尊名福通長白棟鄂氏今鎮江知府張錄事名思浩廣東嘉應州人陳廣文名任暘宜興人辦焦山救生及太平洲保嬰者是爲記

陳邑侯去思碑記

姜璘

邑侯陳公際唐字堯齋籍隸皖江少食廩餼不得志於典試使者乃棄繻出關參戎幕有功擢縣尹歲丁酉權篆吾邑吾民素疾苦細故起訟端蕩其產公下車懸羅大堂俾赴愬者擊之卽出坐廳事從容理喻之悉悅服

去未逾月積牘且盡理道路有賢父母聲其他惜嫠育  
嬰詰奸捕盜諸善政次第舉行造福於百姓者固未有  
涯也今戊戌春邑父老慮及瓜代語璘等爲稟於大府  
乞留不獲命公將行父老輩謀所以誌去思者更語璘  
等綴數語泐諸貞珉以俟作循吏傳者備採擇焉

白龍寺碑記

徐世勳

攷邑志梁大同元年白龍破母脇而生每歲來朝母墳  
歲旱禱輒應邑人建寺於北郊經山後二里許寺中有  
潭龍時出游行往往見之壬寅夏邑侯施公沛霖下車  
伊始時久不雨田塍龜坼禾苗苦槁鄉人仰天泣走告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九

縣邑侯訪知郭外三十五里有白龍寺詰旦具衣冠步  
行至寺虔禱默感畢步還署觀者嗟歎吏人勸乘輿侯  
奮然曰歲不收一邑人且飢死吾何惜一身以爲民請  
命耶禱三日甘霖疊沛四野霑足枯者活槁者生是歲  
大有秋侯於是捐資式廓堂廡備牲致祭以答神貺然  
則龍之靈非侯之誠不足以感而通非侯之名亦不足  
以副其實也蒞任一周善政畢舉筆難罄述今夏閏五  
月以勞瘁於任民巷哭商罷市羣相走告以爲活民者  
侯誰知民活而侯死證之曩言竟成讖語豈不痛哉世  
勳知侯最深且事皆目睹爰濡筆而爲之記

序

潤州事蹟詩鈔序

林福源

自咸陽炬而聖教衰江陵火而斯文燼典籍之存亡卽世運之升降所由也江浙故藏書所自癸丑迄乙丑十餘年間焚燔淨盡淮海一隅八九州縣爲完全之區士大夫過江者跼伏其中作楚囚泣曾未携一箱一笈爲著作計者久之聞有人奔走江皋收買散亡書籍余往來通泰間時一遇之則解子鐵如也鐵如故健步嘗爲五嶽游未竟聞亂而返在淮南又嘗北遊雲台渡海登狼山絕頂後至者往往見其題詩處丙寅春買棹南旋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

修葺茅宇開門授徒而鐵如突來軒中出其所携死事諸人冊蹟屬予標題繼又携其所輯潤州事蹟詩鈔屬予校訂並徵求丹陽詩人遺稿吾邑詩人尙少專集自六朝以來元以前載在篇章者可考有明一代惟絳雲樓列朝詩集所收最富而吾邑所載惟江陰尉四詩不及徒壇溧十分之一豈陽邑詩人獨少歟抑搜羅者偶有未盡也本朝嘉慶間劉時庵刻曲阿詩綜多至百餘卷抑又何歟今亦亡矣予所及見生前刻詩集者束廬琴劉樸齋虞紫崖黃少鐵楊青谷林臥梅今皆散失未刻者周熙賡賀竹虛蔣芍農林厚卿荆少梧又已煙消

灰滅不可復覩今觀解子是編則數子者又如晨星落  
落散布於卷帙之間令我讀之淚涔涔下也夫人甫離  
大難竭蹶還鄉方苟且求安之不暇而能留心典故志  
在憲章使碧血青燐感激於片言之未燼此其意趣過  
人遠矣予謹列其事俾後之讀是詩者知其事之難而  
震其功之大焉是爲序

巢雲山房詩序

林福源

有濟天下之志然後有濟天下之言有悲天憫人之懷  
然後有悲天憫人之言智也仁也勇也缺其一不必言  
也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虧其一

不足言也天籟也地籟也人籟也天必擇其善鳴者而  
使之鳴也庸詎知天之假我以鳴耶庸詎知天之非假  
我以鳴耶庸詎知吾之善鳴而假以鳴耶庸詎知吾之  
非善鳴而不假以鳴耶夫不計其善不善而率然以鳴  
者性中之智也仁也勇也不問其假不假而慨然以鳴  
者吾分中之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鳴也飛也一  
而二二而一者也吾見有翼而飛者矣未見無翼而飛  
者也丹陽小邑也鳴者非不多也而飛者絕少非無翼  
也無大翼也決起而飛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耳天石  
先生者余之師友也智也仁也勇也一無所缺也君臣

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一無所虧也可  
爲今之善鳴者乎然而前之鳴者怵於亂而燬後之鳴  
者迫於治而隱知其將亂而鳴者先生之智也期其速  
治而鳴者先生之仁也旣燬且隱而猶鳴者先生之勇  
也翼非不大也而風不厚吾烏知先生之將培風耶抑  
竟同於無翼者耶夫將培風者覆瓿之謂也將同於無  
翼者席帽山人之謂也先生之言固皆似之也

雲阿散記序

周壽朋

余少時結交不出里閭而宏通博雅之士備焉其時若  
姜瀛閣姜貽齋林詒泉林錫民束芷升束季符劉子堅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一

蔡芷庭夏子駿孫雲伽孫雲石賀石友姜煦亭擇閒寂  
之地於城中以各便其往來日夕之時不速皆至各携  
其程課以相優劣出所讀之書互相辯難其不勝者往  
往頭脛發赤至於不歡而散歸而私自考訂不以告人  
必視人人皆爲首肯而後已如是者十餘年而其時熟  
習故鄉文獻者莫若吉君瀛帆自其祖毅陽先生所著  
丹陽見聞錄六十卷其尊人薌畦先生所著八卷瀛帆  
又自爲補錄四卷續錄兩卷於戲可謂盛矣此外則楊  
厚立劉時庵荆少梧諸先生皆手錄成帙余旣未之見  
而景君少石示我以雲阿散記若干卷則知故鄉文獻

又在於是矣丙子丁丑間嘗寄余七律一章又縣志告成七言絕句三十首醇古之色盎然於筆黑間此書爲吾鄉生色若近於鈔胥家之所爲然非博極羣書不能成一書至於考據精確筆墨古雅是以空疏者不能道隻字吾邑地介蘇揚山川淡遠甲於江左自勾吳稱伯而後季札包咸之倫聲名文物至今稱盛惟自兵燹以來好古之士流離失所邑中前輩惟徐天石姜聽雲巍然若魯靈光自余赴河南需次同時石友官雲南子駿官甘肅季符瀛帆官浙江詒齋煦亭選廣文以去而其遭世之變奔走道路踰伏里門鬱鬱不得志以至於死

者尤可悲也瀛帆年已七旬精神強固乃距余之歸不及一年而亦死豈不惜哉向使瀛帆而在及見少石之書而與上下其議論其擊節又當何如耶

曲阿文社燼餘序

束允泰

吾邑自嘉道以來文社盛行先大夫同游諸老小子之生也晚不可得而知矣與伯兄同社者則有甘君焯王君錫韓劉君淮睦君寅亮吉君晉於君衍壽而奉甘星階先生爲之師與三兄同社者則有姜君璘虞君省成姜君懷祖周君壽朋劉君鈺最後於君亦與焉而奉周熙賡先生爲之師旣先生以大挑官豫社爲之罷者數

年逮薛曉颿先生以府教授兼攝丹陽學官先生爲海內文章宗匠三兄復與二姜君睦君於君周君及林君福源蔡君應選結約師事先生而文社復興余時年最少亦竊附諸君後以競短長於尺寸蓋社友恒數年而一變齒有長幼人事之不齊或以事故去亦有不能終於學者往往然也余少於伯兄十四歲少於三兄九歲故十餘年間凡三結社而或與或不與焉無何先生返郡校余負笈從之而與同社角藝如故雖其間趨向不同造詣之淺深亦異要之氣誼相孚學問相切磋爭雄競長皆有俯視一時之概歲庚申粵逆陷城劉君淮虞

君於君已先逝吉君劉君鈺爲賊所戕餘皆轉徙流離冒犯霜露敝衣垢面偷活草間及賊平而歸則里巷邱墟迷所投足敝廬何在蓬蒿沒人昔之朝夕過從促膝論文諸儕輩或司鐸或宰遠方或教授生徒或傭書自活天各一方不可得而復聚矣又數年余伯兄以無疾終諸君亦後先下世今所存者惟姜君璘與余二人先是余將有課徒草之刻追念前後各社友其才力大抵過余而姓名翳如世已無有能舉而道之者則後死者之責也謀諸姜君姜君以爲然乃竭十餘年搜訪之力或竟不可得或得之非其至者而以鄙作綴其後並在

都社作附之都爲一集計六十三首付諸剗以慰姜君懷舊之思并以質逝者於地下或者其許我乎則不能起九原而問之矣

丹陽周氏家集序

王英冕

英冕幼時喜輯鄉前輩遺文自國初至近今作者無不搜采故所見獨多而周熙賡先生承其家學凡四世皆能詩古文辭於門業爲最盛蓋吾鄉之人性不嗜榮利澹於仕進又謙退自下文學之士抱質私喜不逐逐於世所謂宏博之學無以發皇耳目振駭朋譽道或未廣而情性所得發爲詩古文辭多幽靜宛約或好爲深湛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五

之思如其爲人視世所謂宏博之學破碎字義乘間抵隙較其所得此於情性爲近君子之於世也其得志則建功業於天下不得志則發爲文辭以自理其情性而已學問之道平則致和偏則召爭漢宋分途各樹幟志主此奴彼互爲盛衰至於移易世風黨讐爭訟而不知所止文辭之爲無所申紕而終古不廢情性所發故常勝之道歟熙賡先生以儁才終縣令其先世三先生皆老於諸生所謂不嗜榮利者非邪讀其遺文皆情性所發而世禪其學則固常勝之道也先生從孫肖山以叙相屬因舉此誼以質鄉之人之善爲學者

跋

梁陵石闕字跋

楊葆光

予以同治己巳夏至曲阿檢邑乘陵墓門有云建甯陵石柱題字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旁有一隸字碑倒榛莽中間之士人無知者以爲時經兵火志不足信也其年秋邵亭叟莫友芝致馮直牧渭書云建甯陵尙有二石麟二石柱柱額墮地每額四行行二字云太祖文皇帝之神道一右讀一左讀右讀者右邊失三字屬直牧訪之直牧以屬余復偕土人蹤跡之如邵亭叟言右讀一碑祖皇字缺太文之字缺其半因於殘石中索之得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六

一石而太祖文字獲全只皇之字缺其半耳二碑本立華表柱頭以雷劈墮地旁無所謂隸字碑者復於直牧直牧命工拓之以遺邵亭叟且謂予曰使缺者復完子之功不淺矣盍志其緣起以爲斯碑幸乎題識旣竟分贈拓本其後邵亭叟復於碑旁鐫數字以傳久云庚午二月

碑

邑令皖北陳侯化歉爲豐碑文

趙瑞豫

光緒癸卯八月二日吾邑士民以故令漢軍施侯祈雨白龍寺有應爲位而祀之祠由城北之祠三十五里農

民輟穫奔走相告僉云報功崇祀禮典所宜惟事有由起侯特步後塵者耳溯自道光初元江右熊侯祖源詣祠禱雨今已閱七十載其間豈無亢旱而繼熊侯起者闐然無人光緒二十三年旱象已成陳侯際唐多方祈禱不應於六月十七夜徒步詣祠詰朝返旆未午卽雨斯年大稔施侯下車亦逢亢旱乃效陳侯所爲而得雨時刻亦不稍爽今爲位祀施而遺陳豈饜眾望噫陳侯去丹業已六稔今方董督塞外墾務距吾陽四千餘里愚民何知知作此語足驗侯之功德入人肌髓此其所以沒世不忘也歟爰於祠並爲侯立生位兼志於石碑

丹陽縣續志

卷之二十

藝文

十七

後之賢父母有所矜式我陽邑其永免旱患乎

書事

書魏錫綬林汝金父子事

周壽朋

粵匪之亂蔓延十數省遭亂之民負忠孝抱義烈以死者不可數計吾丹陽爲甚丹陽距金陵不二百里咸豐十年賊久困勢衰丹陽頗安堵無何大營潰和帥來時何制軍近駐常州兵力尙厚餉糈數百萬軍火器械稱是未幾張總統來張總統者智謀忠勇東南所倚爲長城者也先是六年某月向帥退守丹陽賊大至總統擊退之至是民間見總統來則大喜無所恐避居鄉僻者

爭挈妻子還城中而總統以墜馬傷不能出賊勢日迫總統奮然起出東門趨下游兜擊和帥登南城督戰賊避總統鋒逼城下城遂破時閏三月二十九日也官兵四竄以出賊繞城四面以入人民人之遇賊者皆死或踐踏跌壓以死或墮城或落水以死或闔戶自盡以死或殺賊罵賊不屈以死蓋忠孝義烈其風氣然也此其中尤有令人聞之慷慨太息而不忍沒者則林錫民所述二事也魏錫綬邑人聞賊耗謂長子伯和曰賊來我只一死爾有子二宜去之爲宗祧計伯和哭辭不可不得已渡江抵淮聞其季出不告妻子尋得之季日城陷時

父叱我出而舉室自焚矣伯和行乞渡江入城遇賊鄉官僞爲役而夜覓其所居得親骨已出渡江葬之林汝金邑文生其父叔皆武生故習拳勇賊入門挺斃之奪其刃刃數賊賊虜至創甚趨櫺星門伏地痛哭投泮池死其子及其妻子陷城中不得食賊勒鄉官報童生應考人給錢二千其子受錢夜夢父責之不然且死其子懼詰旦以錢還鄉官不可迫之行是夜暴死逆旅中其妻子相繼皆餓死嗚乎魏錫綬一市井細民耳未嘗讀詩書遊庠序若林汝金也賊未至而與其家人預決一死又不必其盡死何從容不迫乃爾耶夫錫綬疑可無

死然未死賊不能戕其身既死賊不能有其骨死猶不死矣危哉伯和以身誑賊顛連危難中卒如其所願可不謂天幸歟抑有默相之者耶林汝金處離亂之際委曲求全處若不如魏錫綬然遇賊則殺之以快其心受創則死之以伸其節古之俠丈夫何以過此顧汝金諸生也而必以之例其子豈獨無錫綬之心哉設其子不受錢應考必將有以庇之矣夫苟延旦夕活妻孥以存宗祀卽伯和之所以從父命也而惜乎其非也汝金疾受錢應考之子非疾活妻孥存宗祀之子也是二事者忠孝萃於一門而義烈神於身後獨吾邑光也哉